



詩傳大全卷之五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孔氏曰。爽鳩

鳩。鷹也。鷩故為司寇。主盜賊。少昊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在禹貢為青州

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

曰。齊世家云。呂尚者。其先為四岳。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與語。大悅。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國以興。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太師。文王崩

武王平商。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

多歸之。故為大國。勿軒熊氏曰。齊乃東方形勝要

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今青齊淄

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反。莊持。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州。今為濟南府。淄州。

今為淄川縣。濰州。今為濰縣。棣州。今為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

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

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

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

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蠅之聲。以為雞鳴。心不在焉。雖

雷霆在側。而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上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慶源輔氏

於耳也。二章疑於目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

之時。心常恐晚。故於耳目間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

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

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

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

子為憎乎。臨川王氏曰。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而三山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

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安成劉氏曰。夫為妻綱。古之人身脩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瞻印所刺。幽王褒姒所存焉。節欲而循乎城。朱氏曰。男女之際。人欲之所存。無足道矣。○豐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夫天理者。昏君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為君子之助。不亦多乎。不

子之還旋音兮。遭我乎狃乃之間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

揖我謂我儇許全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狃。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

釋文曰。亦

作豨。○孔氏曰。獻肩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

報前言。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

亦必有所自矣。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為哀公所致也。

○子之茂叶莫反兮。遭我乎狃之道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

揖我謂我好厚反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爾

曰。狼。牡名。獾。牝名。狼。音歡。牝。名。狼。獾。音歡。牝。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疊山謝氏曰。千百年之敝化。生於一時。

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上好者。可不謹哉。○華陽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俟我於著

直據反。叶。

乎而充耳以素

叶。素。

乎而尚之以瓊

華

無叶。芳。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

孔氏曰。門屏之間。謂

之。寧。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立處也。著與寧音義同。

充耳以纊。纊音懸。瓊音殿。所謂

統瞻也

孔氏曰。懸瓊當耳。故謂之塞耳。統。懸瓊之繩。用雜絲線織之。

尚加也。瓊華美

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瓊也。

朱子曰。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不知此詩是

說何人。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英。大抵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瓊。或用玉。或用象。看來是以線穿垂在

當耳。

○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聲既奠。鴈御

音。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

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盧陵李氏曰。堂瓊瑩亦

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

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良叶於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孔氏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英然則瓊

英瓊華瓊瑩皆玉石光色。○疊山謝氏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脩容盛飾非不

美也。惜乎。○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不知禮耳。

西階之時也。東萊呂氏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

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

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廬陵歐陽氏曰

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

發叶方反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慶源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其時以起興言

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叶都反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

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

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

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反。自公令力證反力呈反

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孔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

以晞為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言日氣。故以為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謂將旦時日之光

氣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叶羊反不夙

則莫音慕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孔

曰。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瞿瞿。驚顧之貌。夙。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

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

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

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

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孔氏曰。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

通左傳云。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

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

姜襄公通焉者也

孔氏曰。襄公名諸兒。僖公子。安成。劉氏曰。桓公名執。一名允。惠公庶子。

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

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於

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如狐。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

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綏。如誰。雙止。魯道有蕩。齊子

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

不可亂也。藍田呂氏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各相耦。冠

屬於筭。順頭而下。曰。綏。禪。下曰。屨。下謂底。禮書。二組。屬於筭。順頭而下。曰。綏。禪。下曰。屨。下謂底。禮書。二組。庸用

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藍田呂氏曰。此上二

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者何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從。其畝。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興也。藝。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

毛氏曰。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

行步踐履之名。○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

橫。從。韓詩作由。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

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東萊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

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其惡何也

藍田呂氏曰。此上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

武夷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傳曰。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音需曰。女有家。男有

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

匹各反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

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

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無田

音佃

甫田。維莠

羊九反

驕驕。

叶音高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音刀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

並去聲

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

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

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

也。

眉山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

啓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

矣。○慶源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反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東萊呂氏曰。驕驕。桀桀之狀。恒恒猶切。

切

○婉兮變兮。總角也。古患反。叶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

而弁兮。

比也。婉變少好貌。卬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

出之貌。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韻書弁冠名。弁者冠

之。大號也。○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

其躡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

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

而至其極。若躡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慶源輔氏曰。末章又

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為比以曉之。小之可大。

邇之可遠。理固然也。厭小務大。忽近圖遠。則欲之亟也。

循其理之自然。而計獲之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

不自知者。徇其欲之所為。則躁亟之意紛然。而終不能

有所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

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

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

須一步。斂一步。著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

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

而漸致。不可躡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

可以為遠也。果欲躡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

盧令令。音其人美且仁。

詩傳卷五

賦也。盧田犬也。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令

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直龍環。其人美且鬣。音權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孔氏曰：重環，謂環相重。大環貫一，小環貫二。鬣，鬚鬣好貌。

○盧重梅音鉤。其人美且佗。七才

賦也。鉤，一環貫二也。孔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貫一。佗，多鬚之貌。慶源輔

則美其德也。鬣與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則此思字音顯。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古頑反，叶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笱，畚也。說文曰：曲竹捕魚也。魴，鰈大魚也。孔氏曰：孔叢

得鰈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對曰：吾下釣垂一

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鰈則吞矣。是則鰈為

也。大魚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

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齊人不能防閑文姜，渤海胡氏曰：魴，鰈，皆魚

敗而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能

防閑也。○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

禁制之意，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新安胡氏曰：齊子歸止而

禁之之意，在其中矣。○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才呂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魴，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魴，孔氏曰：陸璣云：魴，頭

里語曰。罔魚得鱣。不如啗茹。○埤雅曰。如雨亦多也。龜
鱣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鱣也。許穆夫人思歸。言其
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
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
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

杜氏曰。禚。齊地。○武夷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
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
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杜氏
地。○武夷胡氏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五年。夫

人姜氏如齊師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

人之行。不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

于穀。武夷胡氏曰。防。魯地。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

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

如莒。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

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

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思言其兄而阻於義。故載

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

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况父母已終。以寧其兄
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
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
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
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
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是防閑之道矣。

載驅薄薄。各簞第朱鞞。苦郭。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會。反祥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第，車後戶也。孔氏曰：謂

蔽車之朱，朱漆也。鞞，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

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

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力馳濟濟子禮垂轡乃禮漶漶乃禮曾道有蕩齊子豈

開改弟叶待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漶漶，柔貌。豈弟，樂易也。言

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水湯湯失章行人彭彭必亡曾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湯湯，水盛貌。彭彭，

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力行人儻儻表驕曾道有蕩齊子遊教

賦也。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遊教，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

猗嗟昌兮頎禛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

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灋

輔氏曰：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揚目之動也。蹌趨

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

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

耳安成劉氏曰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伎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侯不出正

征兮展我甥經叶桑兮反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伎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

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

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

則張布侯而設正孔氏曰射皆三番而止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能中又曰正者侯中

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

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

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

正以線畫為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

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

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

絲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

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鳥之捷點者射難中以中為俊

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

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

似鳥之棲故曰棲鵠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展誠也

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

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

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

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變叶龍兮清揚婉叶許兮舞則選雪戀兮射則貫

縣叶高兮四矢反叶亨兮以禦亂叶靈兮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華陽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左傳莊公十年南宮長萬宋大夫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

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

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慶源輔

子之說義理之正。聖賢復生不可易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

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

可見矣。華谷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詞。但中間冷下二語。自

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伎藝之美。而以嘆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

於容貌威儀伎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

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

是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讀若既默會其意。見得

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

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禦之，亦可惜也。○三山李氏曰：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世人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伎藝之美，而不免倚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能務本，何所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立。不能務本，何所

補哉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孔氏曰：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安邑，皆河東界。魏境內有

其都爾。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

枕之鳩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陘隘，而民貧俗儉。蓋

有聖賢之遺風焉。東萊呂氏曰：水經注：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鄭氏曰：昔舜畊歷山，陶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儉

約之化於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

其地。鄭氏曰：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安成劉氏曰：先儒以魏所封為

文王之子畢公。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今解州

高之後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

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眉山蘇氏曰：檜者，鄭

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為者，衛晉也。至於檜

詩，未亡而先作矣。今按篇中公行，戶郎公路，公族皆晉官。

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糾糾吉黝反

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街反

女手可以縫裳。要於

反之。棘反。紀力之。好人服。北叶蒲反。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孔氏曰。夏葛

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摻摻。猶織織也。女婦未

廟見。音現。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孔氏曰。三

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

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

三月乃助祭行。未要裳。要。袿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

地陘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

使女縫裳。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矣。以興摻摻。然自

者言之。則亦可以縫裳。然自褊急矣。又使治其要袿而遂服之

○好人提提。徒兮宛反。阮然左辟。避音。佩其象。掃反。帝維是

褊心。是以為刺。叶音。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華谷嚴氏曰。宛。讓

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掃。所以摘剔髮。用象為之。

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

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刺其

外而觀之。則其進止之安舒。孫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

宜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是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

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吞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言采其莫音慕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

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孔氏曰。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縲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又可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

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

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戶郎反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安成劉氏曰。扁

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

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

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癥音微。○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人也。英華也。公

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二年。晉宦卿之適。為公族。庶子為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蕢水鳥音也。葉如車前草。孔氏

牛脣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瀉也。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

夫之適子為之。孔氏曰。成公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樂

族主君之同姓也。鷹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謠既徒歌。則

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

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程

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

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

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

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

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束為

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聊且略之辭。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於人。通國上下不

群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不我亦宜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

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孔氏曰：爾雅釋山云：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與傳正反。當是傳寫誤也。

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叶舉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反

賦也。山脊曰岡。永嘉陳氏曰。岵也。岵也。岡也。皆山之高

韻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又慶源輔氏曰。既想像其念已之言。又

想像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安成劉氏曰。

詩人以已之思親。而知親之心也。雖曰設為親念已之言。實以深寓已念親之心也。章末二語。所以

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矣。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國

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毓草木。○東萊呂氏閑閑。口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為定數也。

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

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慶源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場

圃之採桑者為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仕之意可見矣。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兮。不狩不獵。胡瞻

漪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

於宜反兮。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縣

音玄 音貍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七丹反 叶兮

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

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

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孔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曰稼。斂曰穡。若散則相通。胡何也。一夫所居曰

廛。孔氏曰。廛。民也。居之區域也。狩亦獵也。貍貉類。鄭氏曰。貉。子曰貍。貉素空餐食

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

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

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

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

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

慶源輔氏曰。不稼不穡則不可以得粒食。

不狩不獵。則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食雖多。而此二者

為大。故舉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悔者。詩中雖無

此意。然觀其志之所有如此。而詩人後世若徐穉之流

又以為真能不素餐者。當有此事矣。後漢徐孺子

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安成劉氏曰。後漢徐孺子

食。蓋其厲志之勤。必欲服勞而後食。亦若此詩賢者之

志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

所為之事相稱。則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

亦可謂能厲其志者矣。○廬陵曹氏曰。伐檀而寘之河

之干。此勞於事而不得以食其力者。蓋以不耕則不可

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不耕則不可

不悔。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寘勞於事。雖窮餓而

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

而食人之食。此先

難後獲之意也。

○坎坎伐輻音福叶反兮。實之河之側叶莊反兮。河水清且直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

億。蓋言禾秉之數也。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

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漣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

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

也。困。圓倉也。鷄。鷓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孔叢子。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

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

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

伐檀君子意正如此。故詩人美其

甘貧樂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

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

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

已而去之也。

慶源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

焉。非民

之罪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叶干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華陽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為德。而反蠶食

之。所以去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

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反户毛

比也。疊山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未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比其貪之甚也。

也。勞勤苦也。謂不以為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

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南軒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

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華谷嚴氏曰。魏

有先聖之風化焉。慶源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陝而褊急如此。其何

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間耳。而

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六年。詩人之意固憂之矣。

詩傳大全卷之五

詩傳大全卷之六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

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晉陽。是堯周始居地。後乃遷河東平陽。

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

曰。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

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唐叔生晉侯。燮生武侯寧族。族

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其地土瘠

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

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

事事稱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

之舊號耳。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

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

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

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

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

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

及絳皆在今絳州。大原府即今大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反俱具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

謂之促織。陸氏曰：一名蜻蛉，里語云：促織鳴，懶婦驚。九月在堂，聿遂莫晚。孔

曰：七月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矣。除

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

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

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

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

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

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

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

於危亡也。慶源輔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

文武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華谷嚴氏曰。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

之遠如此。安成劉氏曰。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制反。無已大

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

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

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廬陵歐陽氏曰。職思蹶蹶。動而敏

於事也。慶源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在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無

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孔氏曰。春官巾

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慆。過也。休休。安閑之

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慶源輔氏曰。庶人之

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

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

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為也。蹶蹶。則見於為矣。蹶蹶。動

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效也。始

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

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定字陳氏曰。始思其居。則所居處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居之

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遠而憂之深。可見矣。○龜山揚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止也。○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安成劉氏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豐城朱氏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粟有餘。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

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山有樞

鳥侯昌

隰有榆

朱二反

子有衣裳

弗曳弗婁

力俱

二反

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

祛尤

宛

於阮

其死矣他人是愉

他侯以

興也樞

音

也今刺

聲榆也

榆白粉也

東萊呂氏曰陸

機云樞其針刺

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婁亦曳

也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馳走驅策也孔氏曰

馳策馬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

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

在興。如山有樞。際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感矣。安成劉氏曰。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為樂之意。而意則愈感矣。

○山有栲。音考。叶九反。際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反。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反。

興也。栲。山栲。救居也。似栲。色小白。葉差狹。孔氏曰。栲。亦曰。樛。樛。栲。漆。相似如一。杻。憶。億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陸氏曰。杻。二月。中開花。似棟。而細。葉正白。蓋樹。

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七音。際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

且以求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求。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求長。此日也。孔氏曰。曲禮下云。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日長。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言他山謝氏曰。始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東萊呂氏曰。前漢地志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褱。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揚之水。白石鑿鑿。反。素衣朱褱。音博。從子于沃。叶鬱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揚之水。白石鑿鑿。反。素衣朱褱。音博。從子于沃。叶鬱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揚之水。白石鑿鑿。反。素衣朱褱。音博。從子于沃。叶鬱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揚之水。白石鑿鑿。反。素衣朱褱。音博。從子于沃。叶鬱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揚之水。白石鑿鑿。反。素衣朱褱。音博。從子于沃。叶鬱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揚之水。白石鑿鑿。反。素衣朱褱。音博。從子于沃。叶鬱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鑿鑿巉巉貌。褻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

音也。孔氏曰。此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以素為衣。月

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

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

次加表。表上加初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也。子指桓叔也。

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

安成。劉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

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

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

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

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巉。以比晉衰而沃盛。故

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

不樂也。廬陵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

然見於水中。其民從而樂之。○慶源輔氏曰。晉昭侯

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

就萎蕪。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

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

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蹙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叶居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褱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

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慶源

曰。民為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弗敬。其旨深哉。○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

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

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章二句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

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更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

助也。朋。比也。釋文曰。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毗至反。且歎詞。遠條長枝

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

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永嘉陳氏曰。是椒也。

其條遠矣。言其益盛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反。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掬。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為掬。兩掬為升。先曰升。後曰掬。互相備。

而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

在此而意在彼也。○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迷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

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何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於自治也。

綢直留繆芒侯束薪三星在天叶鐵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廬

羅氏曰。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鄭

曰。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今見在天。則三月末。是不得其時。○安成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

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

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良人夫稱也。○國

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

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

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

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

詞也。慶源輔氏曰。婚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嘉。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

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於不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為人上者。其

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綢繆束薪叶側三星在隅叶語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戶解

逅胡豆反叶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

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反。侯古。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反。采旦。叶章。

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

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三山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是言美女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三山李氏曰。淫泆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

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杖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

不攸焉。七利反。

興也。杖。特也。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赤棠子澁。

而酢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攸。無味。

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

杖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

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

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

閱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裊裊。求螢反。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眾眾無所依貌。華谷嚴氏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起居起自我人居居。斤於斤豈無他人。維子之

故。攻乎古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孔氏曰袂是袖

頭之居居未詳

○羔裘豹褻。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

呼候

賦也。褻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蕭蕭鵙羽。集于苞栩。况禹王事靡盬。音不能執稷黍。父母

何怙。候古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蕭蕭羽聲。鵙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

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本草

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榘櫟皆

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椹。釋曰椹盛實之房也。其實椹

也。有椹自裹。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櫟。不攻繳。音雅也

孔氏曰盬與盪字異義同。左傳於文四蟲為盪。穀之飛

亦為盪。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盪。是盬不攻牢。不

堅繳之意也。○三山李氏曰王事執樹怙恃也。○民從

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繳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鵙之性不樹止而

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

我得其所乎。孔氏曰。鴛連蹄。樹止則為苦。喻今從征役

為之不能復種黍稷。父母當何所怙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故訴天而告怨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

或勤王之。或敵王之。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

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

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蕭蕭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蕭蕭鵠行。反。戶郎。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母

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

本草曰。稻米有粳米。即人常所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梁粟類也。有數色。本草注

梁米。皆是粟類。青梁。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梁。嘗食

也。常復其常也。華陽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鴛羽三章章七句。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

未必均。故君子苦之。○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

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

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臨川王氏曰。周禮司服所

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即典命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也。○東萊呂氏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為繡。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

三山李氏曰。桓

叔生莊伯。解生武公。稱。

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

與禧同。

王。王。

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

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

服之為安且吉也。

慶源輔氏曰。安謂不捏。托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

所在也。

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篡

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

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

慶源輔氏曰。請命于

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華谷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蕃鎮戍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

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

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

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於六反。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

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

臨川王氏曰六者子

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燠煖也。言其可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燠煖也。言其可

以久也。

藍田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無衣二章章三句

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

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亦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

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

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

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

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

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

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為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

王之命為侯。嗚呼。司馬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秋而作也。然以僖王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

迷先幾者信矣。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啜作逝。肯適我中心。好報

反之。曷飲於鴉反。食嗣音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杖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孔氏曰。言道周遶之。故為曲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

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患於寡弱哉。

葛生蒙楚。斂蔓于野。叶上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斂草名。似枯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

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

于楚。斂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斂之生依於地。興

婦人從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

乎。

○葛生蒙棘。斂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音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

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

從耳。南軒張氏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

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

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叶音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叶典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舍

下旃。之然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南。三山。李氏曰。亦名雷首山。○安

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

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

乎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芩於

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

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

無所得而讒止矣。廬陵彭氏曰。或云。人之為言不可遽

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必究其或曰。興也。下章

有無之實。則為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

放此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孔氏曰。董荼也。與許也。

也。董荼也。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

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慶源輔氏曰。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

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有以見其情偽。所以然。則不惟不

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讒之法也。○豐城朱氏曰。無遽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

遽。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誑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况欲昧之以理之所

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為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

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黃氏曰。鄭衛齊陳之國。皆以世

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聞。聖人之化入人深如此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烏鼠山。初伯益

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

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

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

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其後中音湑音居

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

周孝王。養馬於汧。音牽。○地理志曰。汧水出渭之

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

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

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

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

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

八百里之地。三山李氏曰。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

有其地。○孔氏曰。周之二都相接為至玄孫德公

又徙於雍。孔氏曰。僖公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

侯。自雍及絳。是秦自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

興平縣是也。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

豐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

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

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轍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讎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興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甸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愒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讎。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都田反叶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星反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孔氏曰。的。的。

白也。顛。額也。今之戴星馬。臨川王一氏曰。白顛。蓋名馬。驊騮盜驪赤兔的。顛。之稱。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臣。即今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

諸侯有寺人也。華谷巖氏曰。寺人。閹宦。今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

誇美之也。眉山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反音。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洛逝者其耄。

田結反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盧陵羅氏曰。阪者曰

阪。下濕。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

耄矣。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

○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遊者。其羞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慶源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為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羞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遊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駟驥

田結反

孔阜

符有反

六轡在手。公之媚

眉冀反

子從公于狩

叶始九反

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

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鞅。鞅與轅同。古穴反。

故惟六轡在手也。華谷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遲

速唯手。是聽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華谷嚴氏曰。駟

驥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反公曰左之。舍拔音捨則獲

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

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音石也。孔氏曰。冬獻狼。

以下。皆天官獸人文。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

壯曰時。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

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

為是故也。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

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

皆自左。鏢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

鏢音鏢。鏢而言。拔矢括也。孔氏曰。矢末為括。以

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田叶胡。輶音車。鸞鏢反。彼驕

載。檢反。驗

歇。許竭驕反。許喬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如字。又也。

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鏢。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車。置鸞

於馬銜之兩旁。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驅

逐。○埤雅曰。輶車置鸞於鏢。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

乘聲。車則鸞在銜。和在軾也。檢。歇驕。皆田犬名。長喙。諱曰檢。短喙曰歇驕。以

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聲擁田犬者

亦此類。

駟。駢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駟。駢孔阜。言其馬之

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壯。孔碩。虞人奉翼。犬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鏢載檢歇驕。雖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

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豐城朱氏曰。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見而深喜之之辭也。○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駟賦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脩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賦亦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小戎

錢淺

收

五檠

梁

鞞

游環

脅

驅

鞞

音沃

續

文

茵

暢

轂

駕

我

騏

擧

之錄

反

言

念

君子

温

其

如

玉

賦也

小戎

兵車也

董氏曰

六月

言元

戎

此天

子之

車

淺也

收

軫也

謂車

前後

兩端

橫木

所以

收斂

所載

凡車

之制

廣皆

六尺

六寸

其平

地任

載者

為大

車則

軫

深八

尺

兵車

則軫

深四

尺四

寸

故曰

小戎

車當

輿之

內前

軫至

後軾

惟深

四尺

四寸

人

五

檠

音然

文章

之貌

也

梁

鞞

從前

軾以

前稍

至衡

則向

下鈎

之橫

衡於

鞞下

而鞞

形穹

隆上

曲如

之梁

又以

皮革

五處

束之

其文

章歷

錄然

也

孔氏

衡者

軾也

○永嘉

陳氏

曰

鞞

車鞞

也

前駕

於

之進

退車

之進

退以

鞞為

主

懼

鞞之

不堅

也

曰

梁

鞞

即

游

環

鞞

環也

以

皮

為

環

當

兩

服

馬

之

背

上

游

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

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鞮是也。左傳定公九年

注。言如驂馬之隨鞮也。○釋文曰：鞮者言無常處。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

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

使不得內入也。陰揜，揜音也。盧陵羅氏曰：車軾前曰軾。蓋軾頭也。軾于歲反。車軸

端軾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軾。故謂之

陰也。鞮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塗

續陰版之上有續鞮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

孔氏曰：塗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鞮環。塗續則是作環相接。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

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鞮以引車。亦

謂之鞮。盧陵羅氏曰：鞮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前有鞮。居鞮反。左傳曰：兩

鞮將絕是也。孔氏曰：驂馬頸不當衡。則為二鞮。係陰版上。令驂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

驂如手。明驂馬首不與服馬齊。左傳襄公十四年：服虔云：鞮車軾也。兩邊有馬頸。是一衡之下。唯有一服馬二頸也。哀公二年云：兩鞮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

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

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孔氏

長於大車。孔氏曰：色之青黑者為綦。馬左足白曰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

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

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

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

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安成劉氏曰。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

○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驎是中。叶諸反。騏驎古花驪。

是駮。叶疏反。龍盾。順允反。之合。塗以餽。古冗反。軌。音納。言念君子。溫

其在邑。叶於合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騏。驎。黑色也。盾。干也。孔氏曰。盾以木為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

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餽。環之有舌也。軌。駮內轡也。

置餽於軾前。以係軌。故謂之餽軌。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

孔氏曰。轡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駮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軌駮內轡。係於軾前。其係之處。以白金為餽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

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伐駟孔群。公。音求。矛塗錞。徒對反。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虎韞

交鞞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滕。直登反。言念君

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賦也。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

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群。言和調也。物不

和則不得羣聚也。故以和為羣也。公予三隅矛也。塗錚以白金沃矛之下

端平底者也。孔氏曰。公矛刃有三角。塗白金飾其錚。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錚。進戟者前其鏃。是

矛之下端者當有錚也。銳底曰鏃。平底曰鏃。錚存去聲。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

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韞以虎皮為弓室

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韞交二弓於韞中。謂

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音景也。儀禮作鞞。

緄繩。勝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

體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夕說明器之弓云有鞞。注云。鞞。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

為之。然則置弓鞞裏。以繩係之。廬陵李氏曰。鞞狀如弓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

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

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

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

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為時

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為說也。

蕞反古恬葦加音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所路反

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葦似荏苒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蘆。音蘆。葦蘆也。嚴氏

曰。蘆一名蘆。又名荻。一物而三名。陸璣云。水草。牛食之肥。○山陰陸氏曰。今人以為蘆箔。因以得名。葦蘆也。葦

也。又名葦。荏苒一物而四名。孔氏云。初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葦。荏苒也。又名蘆。亦一物而四名。葦蘆荏苒三物共

名十一 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禮反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軌反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值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顏如

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條。山楸音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

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

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孔氏曰。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

渥漬疾賜也也鄭氏曰渥丹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

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驥之意也須溪劉氏

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

七羊反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己

相戾也繡刺七亦繡也孔氏曰黻皆在裳言黻衣者將

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

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

特臨其穴叶戶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殲子廉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

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質

音也○秦穆公卒孔氏曰穆公名在好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孔

曰殺人以葬環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

見春秋傳見文公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

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

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

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反。戶郎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東萊呂氏曰。訓防為當。言一人可以當百

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其廉反。虎。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

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

縱無法以遺于醉反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

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

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

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

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

罪有所歸矣。董氏曰。陳乾昔子。魏穎皆從其治命

罪乎。○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

說者以為穆公之命。夫屬續方亂。未可遽從。惟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命。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

人從才用。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

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

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

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

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

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

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

哉。朱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銅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

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天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彼晨風。叶乎。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駢疾飛貌。晨風。鸛也。孔氏曰。陸璣云。似鸛。青黃色。燕領。白喙。嚮風。搖翅。乃因風。

鳥。雀急疾擊之。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

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駢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

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焚芻音刺之歌同意。蓋秦俗也。劉氏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段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芻芻。今富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伏扶富反。禽抱卵。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陸氏曰。樹皮青白。駮。駮。選視似駮馬。故謂之駮。
○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孔氏曰。王肅云。言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檉。赤羅也。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實似黎而小。酢可食。陸氏曰。一名山黎。一名鹿黎。一名鼠黎。極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襦音也。孔氏曰。玉藻云。纁為繭。緼為袍。純。著新綿名為繭。雜用舊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周禮曰。戈。秘六尺。有六寸。秘。猶柄也。秘音。秘。矛。長二丈。周禮曰。酋。矛。常有四寸。

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二丈也。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

也。○秦俗强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

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

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

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止齋陳氏曰。襄

公攘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諸侯。故秦雖遠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主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

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莫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

字為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與

子偕作。

賊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澤即襪。古字通。

○說文曰。釋。絳也。絳即袴。戰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脯與子偕

行。叶戶郎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擊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

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

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

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音翹舉也。八州。

而朝潮音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
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
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
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
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
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
所之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發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
夫強悍果敢之資。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
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
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於藝祖皇帝之聖
訓焉。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
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
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
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

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
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
也。○壘山謝氏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耻。
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
諸侯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
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
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
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豐
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
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
為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
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
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
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
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舉也。惜也。
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
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讎之志。既衰。貪功謀利
之心。益勝。而其器。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
秦之民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

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

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

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

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黃。四馬皆黃也。華谷嚴

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歉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反眉。新叶。反。古回。玉佩。叶。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

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華谷嚴氏曰。送舅而或曰。穆

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瓊。毛

氏韻赤玉。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慶源輔氏

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

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

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

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

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謝山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安成劉氏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令音伶。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華谷嚴氏曰。造衡自

權始造車自輿始

○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

其後禮意浸衰。供億寢薄。

杜氏曰。供。給億安也。

至於賢者每食而

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

叶已反。

今也每食不飽。

叶補反。

于嗟乎。不

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勝。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

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

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

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反廉。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上聲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去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慶

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舖飲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疊山謝氏曰。秦君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免死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號為賢者。亦為可耻矣。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疊山謝氏曰。中國而純乎。

人欲則化為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為中國。秦本戎狄。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於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卷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泰
 因
 十
 年
 一
 百
 八
 十
 九
 治

